

道教与华佗信仰

曾庆环

提 要：华佗信仰的成因与道教有关。华佗与道教关系密切，其出生与游学环境均为道教盛行的地区，其本人亦染习方术，是以后世将其神化。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酝酿和过渡，华佗信仰最终确立于唐宋。其最初为地方信仰，由于民众祛病求福的功利心理以及三国故事深入人心，其后逐渐通过庙宇祭祀、神话传说和节日庆典等形式在明清广泛传播。

关键词：华佗 神仙 民间信仰 道教

一 华佗与道教关系

有关华佗信仰的成因，张雷根据《华佗乡土志》的记载，认为华佗信仰是受佛教影响而形成于唐开元年间^①，其说为于赓哲、张彦灵所沿袭。^②张雷之说未见于唐宋间文献，而《华佗乡土志》为今人所撰，张雷未考证其史源即用以证明其观点，似难令人信服。明清方志中多见华仙师祠^③、华仙祠^④、华真君庙^⑤、华佗仙师庙^⑥等记载，可见华佗信仰与道教存在关系。若要厘清华佗信仰的成因，则需从华佗与佛道关系进行探究。

有关华佗与佛教的关系，正史及魏晋时期的著作似未有所记载。陈寅恪认为，《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糅附益于其间，特迹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耳”。他通过将《三国志·华佗传》关于华佗的名字、医术及事迹与天竺梵文和佛教故事比附，考证出华佗之名实为天竺语“药神”之意，其医术源于印度佛教。^⑦其说法不乏支持者^⑧，但大多就《三国志》中材料进行分析推测，未见有更加直接的材料佐证。有关华佗外科手术的来由，于赓哲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早已有外科手术，华佗的医术并非源于印度。^⑨有关华佗的国籍，学

① 参见张雷：《明清时期华佗信仰研究》，《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5期；张雷：《乡土医神：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② 参见于赓哲、张彦灵：《唐代医学人物神化考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③ 参见陆鼎翰、庄毓铨等纂：光绪《武阳志余》卷4《祠庙上》，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④ 参见金鼎寿纂，廖大闻等修：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4《营建志》，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

⑤ 参见强云程、赵葆真修，吴继祖纂：民国《重修户县志》卷3《官师第十二》，民国22年（1933）铅印本。

⑥ 参见钱崇威、金泳榴纂：民国《青浦县续志》卷3《建置》，民国23年刻本。

⑦ 参见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清华学报》1930年第1期。

⑧ [日]松木明知：《麻醉科学史研究最近の知见 10 汉の名医华佗は実はペルシャ人だった》，《麻醉》1980年第9期；林梅村：《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22—342页；周南：《华佗应姓华名勇》，《文史知识》1983年第12期；边集文：《华扁名字的由来》，《中医药学报》1984年第2期。

⑨ 参见于赓哲：《被怀疑的华佗——中国古代外科手术的历史轨迹》，《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界多已证明其为中国人，且其名并非“药神”之义。^①早期的原始材料中未见有华佗与佛教关系的记载，但若探究其与道教关系，则尚能发现一鳞片爪。

华佗为沛国谯人，早年曾在徐州游学。^②二地均为道教氛围浓厚的地区，陈寅恪对青徐滨海地带天师道盛行的缘由已作探讨，并认为沛国人张陵创立五斗米道，丰沛距东海不远，其道术渊源来自滨海道教影响。^③童年和求学经历对人的影响尤为重要，在此环境下，华佗不免染习道教方术。

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④，导引术作为先秦方士修仙的途径，逐渐被道教吸纳进其理论。华佗在传授吴普五禽戏时，曾介绍该术之来由，“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⑤。可见，他对古代仙人导引之事颇为熟悉，而五禽戏屡见于后世道教经典之中，亦与此有关。此外，《华佗别传》载：“青黏者，一名地节，一名黄芝，主理五藏，益精气。本出于迷入山者，见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为佳，辄语阿。”^⑥迷入山者固已难考，但他特地将“仙方”传给华佗，则与华佗善于神仙导引之法、与其他方士有所交往有关。

曹操为控制道教势力^⑦，召集王真、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华佗、卜式、费长房、郗俭、左慈等四方术士于邺下，曹植认为他们“皆能断谷不食，分形隐没，出入不由门户”^⑧。可见，在时人眼中，华佗与其他方士关系密切，除了医术以外，亦通晓道教修炼之术。由此可知，华佗与道教关系颇为密切。这也是后世民间利用道教将他神化的一个原因。

二 华佗信仰的形成

华佗死后，民间逐渐出现了对他的祭祀和崇拜，他在民间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道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华佗死后是否立刻就变成神呢？范晔《后汉书·方术传》有一段材料似乎与华佗成仙有关：“（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⑨又，葛洪著、陶弘景补《肘后备急方》载：“华佗治霍乱，已死，上屋唤魂。”^⑩华佗“令病人自用手两指擘所患眼，垂空咒之曰：‘匹匹屋舍狭窄’”^⑪。从这些记载来看，华佗在魏晋南北朝似已被神化了。但魏晋时人多有

① 参见李佃贵、申明海、剧新民：《中华外科麻醉术的创始人——华佗族（国）籍的考辨》，《中华麻醉杂志》1982年第4期；何爱华：《华佗姓名与医术来自印度吗？——与何新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庞光华：《华佗非梵语译音考》，《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雟。游学徐土，兼通数经。”《三国志》卷29《魏书·方技传》，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799页。

③ 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页。

④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⑤ 《三国志》卷29《魏书·方技传》，第804页。

⑥ 《三国志》卷29《魏书·方技传》注引《华佗别传》，第804—805页。

⑦ 有关曹操召集术士于邺下及其控制道教势力的政策，详见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⑧ 张华著，范宁校正：《博物志校正》，中华书局，1980年，第61—62页。

⑨ 《后汉书》卷82《方术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2736页。

⑩ 葛洪：《治卒霍乱诸急方第十二》，《肘后备急方》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印影本，子部，第734册，第41页。

⑪ 葛洪：《治目赤痛暗昧诸病方第四十三》，《肘后备急方》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734册，第243页。

以气度非凡者为神仙，以东晋名士王恭为例，他“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①。可见，“时人以为仙”应是指人们对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的赞叹。葛洪和陶弘景分别著有《神仙传》和《真灵位业图》，前者收录了晋以前诸神仙的传记，后者则建立了以元始天尊为首的呈金字塔形的道教仙阶秩序，但华佗皆不在其中。由此可知，华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尚未成仙，这一时期可看作其由人向神转变的过渡阶段。

唐宋时期，文献中始见华佗成仙的记载。《太上老君养生诀》成书于唐^②，记载华佗因五禽戏而成仙：“（吴）普施行之，年九百余岁……佗行之，年过万岁。”^③《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成书于两宋之际，该书则记载了华佗为道教仙官“天医功曹”^④。宋人周紫芝《病中杂记》还记载了华佗显灵之事：“昔有士人病症数岁者，因道过华佗庙，作书问之以谓使余病不可为，当明以告我；可活，愿授一方。夜梦神人告之。”^⑤此外，正史关于华佗的部分记载在后世流传中亦逐渐被神化。除上文所提五禽戏外，针灸和青黏药在唐宋时期亦被神化。华佗善于针灸，到了宋代演变成灸鬼魅之法。华佗“治精魅鬼神所淫，癫邪狂厥，诸般符药不效者。用细索并两手大指缚之，灸三炷，每炷着四处，半在内上，半在甲上，一处不着则不验。灸之当作鬼神语，诘问其略。印解，脱之令去，其人遂醒”^⑥。据《华佗别传》记载，青黏乃迷入山者偶遇仙人而得，后授予华佗，华佗又传给樊阿。宋人邓处中则将该故事进一步神化。他将华佗的字由“元化”改为“符化”这一道教术语，又伪称华佗得仙人传授医术，死后托梦将《中藏经》授予他。^⑦其记载存在明显的道教神仙化的痕迹。

庙宇作为祭祀的场所，是华佗信仰确立的重要标志。现存古籍文献所见关于华佗庙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北宋初期。《通州直隶州志》载：“宋太平兴国五年，建华王庙。”^⑧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对扬州华佗庙有所记载：“华佗庙：在升平坊。”^⑨史籍关于通州华王庙之记载证明，至迟至宋初，江苏一带已存在华佗信仰。华佗的弟子吴普为汉末广陵郡名医，其著作在后世多有流传，在江苏影响颇大，而江苏又毗邻安徽，故不难理解唐宋时期华佗庙出现于江苏一带。《病中杂记》关于华佗显灵的记载中提及^⑩，周紫芝为安徽宣城人，该文出于其家乡见闻，故知宋代安徽亦建有华佗庙。此外，今安徽亳州华佗庙民间相传始建于唐宋间，后世安徽与江苏分布的华佗庙数量相若，两地华佗信仰颇为盛行。^⑪亳州又是华佗的出生地，结合《病中杂记》的记载和江苏华佗信仰的情况来看，亳州华佗庙建于唐宋之说应当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道教在华佗信仰形成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古医学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

① 《晋书》卷84《王恭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186—2187页。

② 参见梁恩贵、魏燕利：《五禽戏之文献传存与功法流变新考》，《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2期。

③ 佚名：《太上老君养生诀》，《中华道藏》第23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④ 佚名：《高上神霄清真王紫书大法》卷4《雷部文》，《中华道藏》第31册，第213页。

⑤ 周紫芝：《病中杂记》，《全宋文》卷3527，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56页。

⑥ 闻人耆年等著：《备急灸法·精魅鬼神所淫》，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第25页。

⑦ 参见黄作阵校注：《中藏经校注·序》，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⑧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6《仪典志·秩祀》，“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290页。

⑨ 《舆地纪胜》卷37《扬州·古迹》，中华书局，1992年，第1578页。

⑩ 参见周紫芝：《病中杂记》，《全宋文》卷3527，第256页。

⑪ 参见下文《明清华佗庙分布表》。

的联系，葛洪、陶弘景、邓处中等人多兼有医师和道士的身份，他们对华佗的认识不免受道教影响。华佗本与道教关系密切，其事迹和医术多见于魏晋至唐宋间的医书和道藏中，民间遂利用道教的神仙体系将其神化。自唐设置医学以来，医学制度渐趋系统，医师群体逐渐壮大。到了宋代，“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①。在其政策下，医师地位得到较大提高，促使医师的群体意识加强。除了扁鹊、壶公等民间早已祭祀的医神以外，以鲍姑、孙思邈、吴本为代表的唐宋及以前与道教关系密切的名医被塑造为神。在此背景下，华佗信仰在唐宋间遂确立。

三 明清华佗信仰的传播

华佗信仰起源于安徽、江苏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属于区域性的信仰，其后才逐渐地在民间广为传播。自元代开始，华佗信仰已在山西一带传播。《临汾县志》载：“华祖庙在峪里村，元世祖时建。”^②《山西通志》亦记载元朝至正年间在吕梁建有华佗庙。^③到了明清时期，在国内多数区域皆分布有华佗庙，民间华佗信仰进一步传播。有关明清时期华佗庙的分布情况，笔者结合方志^④、诗词文集等材料，依光绪三十四年（1908）政区制表如下：

明清华佗庙分布表

省	地点	来源	省	地点	来源	
江苏 30个	徐州府 14个	道光《铜山县志》卷12《建置制》	安徽 25个	颍州府 9个	光绪《亳州志》卷4《营建志》	
		同治《徐州府志》卷14《祠祀考》、 民国《沛县志》卷6《古迹志》			民国《重修蒙城县志》卷2《建置制》	
		乾隆《砀山县志》卷9《祠庙》			民国《涡阳县志》卷5《建置》	
		嘉庆《萧县志》卷7《坛庙》			乾隆《太和县志》卷1《舆地》	
		光绪《丰县志》卷14《祠祀类》			乾隆《颍州府志》卷2《建置志》	
		民国《邳志补》卷21《古迹》			同治《颍上县志》卷2《建置》	
	扬州府 7个	民国《甘泉续志》卷11《祠祀考》			凤阳府 5个	嘉庆《怀远县志》卷4《祠祭志》
		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卷5《祀典》				光绪《凤阳县志》卷18《人物传》
		万历《江都县志》卷11《秩祀志第五》				光绪《宿州志》卷4《舆地志》
		康熙《兴化县志》卷11《人物》	光绪《寿州志》卷5《营建志》			
		道光《高邮州志》卷1《舆地志》	安庆府 4个	同治《太湖县志》卷6《舆地志》		
	嘉庆《东台县志》卷33《祠祀》	民国《潜山县志》卷1《舆地志》				
	通州 2个	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6《仪典志》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4《营建志》		
		光绪《泰兴县志》卷14《典礼》				

① 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崇儒3之21《医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00页。

② 张其昌纂：民国《临汾县志》卷4《乡贤录下·方技》，民国22年铅印本。

③ 参见李侃修，胡谧纂：成化《山西通志》卷5《坛埧》，成化十一年（1475）刻本。

④ 本文所收录民国方志所记载的华佗庙最迟均建于清末。

(续表)

省	地点	来源	省	地点	来源
江苏 30个	太仓 1个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2《营建志》	安徽 25个	六安 州2个	同治《六安州志》卷7《輿地志》
	松江 府1个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3《建置》			民国《英山县志》卷2《建置志》
	苏州 府2个	民国《吴县志》卷34《輿地考》		徽州 府2个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7《建置四》
	常州 府1个	光绪《武阳志余》卷4《祠庙上》		庐州 府1个	嘉庆《合肥县志》卷14《古迹志》
	镇江 府1个	民国《续丹徒县志》卷12上《人物志》		宁国 府1个	嘉庆《旌德县志》卷4《典礼》
	淮安 府1个	光绪《清河县志》卷3《建置》		泗州 1个	康熙《泗州志》卷2《建置志》
广东 15个	广州 府11个	同治《番禺县志》卷17《建置略四》	山西 10个	平 阳 府 7个	乾隆《乡宁县志》卷3《城镇》
		光绪《香山县志》卷6《建置》			民国《襄陵县志》卷4《礼俗略》
		宣统《南海县志》卷6《建置略》			乾隆《翼城县志》卷24《祠祀》
		民国《顺德县志》卷1《輿地略》			雍正《平阳府志》卷10《祠祀》
		民国《顺德县志》卷3《建置略二》			乾隆《临汾县志》卷4《祀典志》
		道光《新会县志》卷4《建置下》			民国《临汾县志》卷4《乡贤录下》
	韶州 府3个	民国《始兴县志》卷6《建置略》	隰州 府1个	民国《永和县志》卷2《建设志》	
嘉应 州1个	咸丰《兴宁县志》卷1《庙祠》	汾州 府1个	成化《山西通志》卷5《坛埧》		
山东 14个	曹州 府8个	光绪《新修菏泽县志》卷15《古迹》	河南 11个	归 德 府 9个	光绪《虞城县志》卷3《庙祀》
		民国《单县志》卷2《建置志》			民国《夏邑县志》卷3《庙祀》
		《巨野县志》第26编《民俗方言》 ^①			康熙《商丘县志》卷4《祠祀》
		光绪《鄆城县志》卷2《建置志》			光绪《商城县志》卷5《建置》
		康熙《曹州志》卷10《秩祀志》			民国《柘城县志》卷首城厢图
					《续河南通志》卷13《輿地志》
		光緒《鹿邑县志》卷5《古迹考》			

① 参见山东省巨野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巨野县志》第26编《民俗方言》，齐鲁书社，1996年，第560页。

(续表)

省	地点	来源	省	地点	来源
山东 14个	兖州府 3个	光绪《阳谷县志》卷2《风俗》	河南 11个	陈州府 2个	宣统《项城县志》卷10《祠庙志》
		光绪《峰县志》卷5《山川》			
		现存 ^①	直隶 3个	顺天府 2个	李小湖《通县华王庙对联》 ^②
	济宁州府 2个	咸丰《金乡县志略》卷5《秩祀》			麟庆《净业寿荷》 ^③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之2《秩祀志》		易州 1个	彭蕴章《住易州华陀庙作》 ^④
济南府 1个	道光《济南府志》卷18《祠祀》				
江西 4个	南昌府 2个	同治《南昌府志》卷13《典祀》	陕西 5个	延安府 1个	乾隆《宜川县志》卷四《祠祀志》
		同治《丰城县志》卷3《建置志》		商州 1个	光绪《同州府续志》卷15《文征续录下》
	袁州府 1个	同治《分宜县志》卷2《建置志》		同州府 2个	民国《澄城县附志》卷2《建置志》
	南康府 1个	同治《都昌县志》卷2《规建志》			民国《华阴县续志》卷5《人物志》
				西安府 1个	民国《重修户县志》卷3《官师第十二》
湖北 2个	武昌府 1个	现存, 建于清代	浙江 2个	嘉兴府 1个	光绪《平湖县志》卷9《祠祀》
	襄阳府 1个	民国《南漳县志》卷2《舆地志二》		处州府 1个	同治《景宁县志》卷5《学校志》
盛京 1个	奉天府 1个	民国《复县志略》卷46《艺文略》	福建 1个	漳州府 1个	现存, 建于明代
甘肃 1个	未详 1个	林则徐《题甘肃华佗庙》 ^⑤	广西 1个	梧州府 1个	乾隆《梧州府志》卷7《建置志》
湖南 1个	长沙府 1个	欧阳熙《华佗庙古联》 ^⑥	四川 1个	重庆府 1个	现存, 建于清代

① 参见宁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宁阳县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第810页。

② 参见王存信、王仁清:《中国名胜古迹对联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③ 参见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3集《净业寿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上册。

④ 参见彭蕴章:《松风阁诗钞》卷16《资马集·古今体诗九十首·住易州华陀庙作》,《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7页。

⑤ 参见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6册《诗词卷》,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23页。

⑥ 参见陈泽珪主编:《长沙名胜楹联选》,岳麓书社,2010年,第444页。

根据表格可知,明清时期华佗庙已广泛地分布于安徽、江苏、浙江等17省。这些区域多为汉人聚居之地,其中安徽、江苏一带分布最多,广东、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次之,其他地区大多分布于与上述诸省相邻的区域。明清时期全国华佗庙分布以安徽、江苏为中心,南北分别以广东、山东、河南、山西为次中心,向四周呈辐射状的分布。可见,华佗信仰并不仅集中于淮河流域。^①

此外,华佗神像亦多从祀于其他神庙。自元代以来,国家开始自上而下地祭祀包括华佗在内的先医,“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并设立“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②。明清二朝对该制度有所沿袭发展。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华佗信仰得到广泛传播。除了三皇庙外,华佗亦多作为从祀医神出现于其他神庙。以关羽庙、吕祖庙和佛教寺庵为例,这些庙宇均广泛分布于民间,当中有不少庙有华佗神像。比如,在山西有在关羽庙建小偏殿祭祀华佗,“(关帝庙)门外之南建小偏殿,塑华真人像,且录其签簿神方,以惠邑人”^③。山西平陆县吕祖庙中,“正殿三楹中祀吕祖,东祀华真君,西祀龙王”^④。江苏无锡有一尼姑庵名为新庵,“同治十年,尼戒贞重建,兼祀华陀。座侧有丹井一口,患者乞水求方颇效,近又榜额华陀真君庙。”^⑤中国古代从事医疗的民间医者,其医术不高,但却往往是患者的首选,患者更多地期冀以其运气而非医术治疗自己的疾病。^⑥华佗经由道教的神化,逐渐为民间所崇拜。在祛病求福心理影响下,民间多在关羽、吕祖庵寺等佛道信仰场所中祭祀华佗,以便于民众求福祛病。

再者,明清文献中也能找到很多关于华佗成仙、显灵的传说和庆祝华佗诞辰的记载。比如,檀萃《华祖诞日赛辞》记载华佗羽化成仙之事:“神变化而脱尘埃,当与甘始、左慈同游物外……早知国贼,不受繫于阿瞞,兵解,故作地仙。”^⑦湖南华灵峰还有华佗辟谷成仙的传说。“华灵峰在县南二里。《旧志》:汉华佗筑台其上,修道辟谷,年百岁如少年,人以为仙灵,故名。”^⑧清代宝应县仕绅刘中柱曾焚符请华佗神降乩书方剂治病,其后,“中柱父登仕郎,以化建祠祀之”^⑨。除了传说以外,节日庆典也是民间信仰传播的重要途径。由于史书对华佗的生辰未有明确的记载,故各地根据其风俗而确定华佗诞日期,既有在清明节^⑩,也有在四月十八^⑪、五月十八^⑫、八月三日^⑬等。民间庆祝华佗诞辰时,往往“里众焚香者相属,炉火赫然”^⑭,场

① 张雷认为明清时期华佗信仰虽有所传播,但仍集中分布于淮河流域。参见张雷:《乡土医神: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② 《元史》卷76《志第二十七上·祭祀五》,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902页。

③ 阎廷瑾:《重修关帝庙碑记》,王勋祥修,秦宪纂:光绪《补修徐沟县志》卷6《艺文》,清光绪七年(1881)刻朱印本。

④ 沈承恩纂:民国《平陆县续志》卷1《舆地类·坛庙》,民国21年(1932)石印本。

⑤ 徐保庆等纂: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卷1《地理志》,民国9年刻本。

⑥ 参见于赓哲:《从古人求医心态看古代民间医人水平》,《学术研究》2009年第5期。

⑦ 檀萃:《草堂外集》卷10《华祖诞日赛辞》,《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印影本,集部,第1445册,第295页。

⑧ 杨佩修纂:嘉靖《衡州府志》卷2《山川名胜·衡阳县》,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

⑨ 成观宣等:道光《重修宝应县志》卷5《祀典·寺庙》,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⑩ 参见吴庚、赵意空纂:民国《乡宁县志》卷7《岁时》,民国6年刻本。

⑪ 参见叶春生著:《岭南风俗录》,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第4页。

⑫ 参见钱崇威、金泳榴: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疆域下》,民国23年刻本。

⑬ 参见周一平、沈茶英:《岁时纪时辞典》,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81页。

⑭ 陈其元撰,杨璐点校:《庸闲斋笔记》卷11《不读书人有至行》,中华书局,1989年,第287—288页。

面颇为盛大。由此可见，华佗信仰并不仅通过华佗庙的分布传播，还通过从祀、节日庆典和传说等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华佗信仰从唐宋时期的区域性信仰，到元明清三朝逐渐地传播至全国大部分区域。

中国古代著名医师众多，何以华佗信仰能在明清时期广泛地传播呢？除了受益于民众求福祛病的功利心理，还与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密不可分。自宋代开始，以三国为主题的故事在民间已颇为流行。“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①元代《三国志平话》已记载有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的事迹。明清时期，《三国演义》不仅将正史中关于华佗医术的奇异之处尽数描绘，而且还加以神化。《三国演义》在民间的流行程度，甚至让清人感叹道：“《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②经由三国故事的传播，华佗的知名度逐渐地超越了其他医师，在广东甚至出现只知有华佗，而不知张仲景的情况。“他们医家只知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至于张仲景是没有知道的。”^③华佗成为全国知名的神医，这为民间广泛祭祀华佗以求福祛病奠定了心理基础。

结 语

华佗信仰的成因与道教有关。由于他与道教关系颇为密切，道教又常将民间人物纳入其神仙体系，民间医师遂利用道教神仙体系将其塑造为神。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过渡和酝酿，华佗信仰最终确立于唐宋时期。这与唐宋道教盛行，医师的社会地位上升，其群体意识有所加强，许多与道教有关的名医都被塑造成神的历史背景有关。

唐宋时期，华佗信仰分布范围有限，仍属于安徽、江苏一带的地方信仰。自元代开始，华佗信仰已传播到较远的山西，到了明清时期则遍及国内大部分地区。由于中古时期民间医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民众在病急难遇良医之时，往往将希望寄托于先医神灵。借由三国故事的广泛传播，华佗在民间的知名度超越其他医师，在民间有着较高的地位。在祛病求福的功利心驱动下，民间不仅在华佗庙中祭拜华佗，亦在三皇庙、关羽庙、吕祖庙、佛教庵寺等场所中供奉作为从祀之神的华佗。最终，明清华佗信仰在祛病求福的社会心理和三国故事深入民心的共同作用下，通过庙宇祭祀、节日庆典和民间传说等途径，逐渐地由地方传播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1《游记·途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华书局，1981年，第7页。

② 王侃：《江州笔谈》卷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国小说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第48页。

③ 吴趸人著，宋世嘉校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1回《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01页。